

王禾璧

念小學時，我的課外活動是通過學校去參加繪畫比賽，拿了什麼獎也無法從記憶中拾回了。中學會考時美術科助我順利地跳過會考這一關。若「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的學說在當年流行，像我這樣的成績大概也能夠生活得更愉快。對我來說，甚麼是藝術？是否可從畫石膏像畫或臨摹便可成為藝術家？我可不知道藝術家的路不好走！臨摹總是不太過癮，但又不知有甚麼出路。後來無意中聽呂壽琨先生的講座，他那「意在筆先」的理念使我茅塞頓開，中學畢業後的數年間我日間工作，晚上瘋狂的進修一大堆課程，包括電影、設計、雕塑、陶瓷及繪畫等課程，並與一班朋友在土瓜灣租了一層樓宇作工作室。而在「火鳥電影會」的日子裏，一齣法國電影「去年在馬倫巴」驅使我念法文及考慮留學異地，最後選擇前往美國，念了差不多六個年頭的純藝術課程。

在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藝術學院原擬主修雕塑課，創作一些「非一般空間」的作品。但我須由傳統的製作方法開始學習，每天浸在十個小時的打磨銅、鐵、石等等，而轉修版畫仍未能減退我長時間對着打磨或塗墨於金屬版上的惶惑感。最後選修了一課黑白攝影後，有著重獲自由的感覺，直至無意間發現當時居所四面凹凸不平的白牆，由於要使室內產生絕緣作用以便外面的冷風不能入侵，使室內和暖及節省能源，而用上大塊的軟膠封牆，凹凸的牆在膠封後及在射燈照射下，產生特別的視覺效果，於是我的人體模特兒系列，竟成就一輯色彩疑真疑假及簡約非常的「非一般空間」(Mindscape)系列的攝影作品。

畢業後選擇前往美國東部費城的 Tyler School of Art, Temple University 繼續進修攝影碩士課程，並副修電影。始終電影對我影響都頗大，啟發了我對靜觀影像 Series、Sequence 的概念。畢業展時的作品色彩濃郁豔麗，混合自然光及人造光，題為“Fabrication (reality and illusion)”。(這個嘗試開拓了日後在藝術中心工作時以 Fabrication 為題的節目，現在想起又是否可與藝術教育強調 integration 拉上關係)這些色彩甚至在我畢業離開以後，學校裡的人仍舊叫這種特定的顏色為 “Wo-bik’s Color”。

返回香港後的作品就已經很寫實，每張作品都是 crystal sharp 的，虛幻不再卻多了紮實與反思性，這與香港的生活有關，要求不同了。拍攝歐洲和中國，都是想探討空間、深度的關係。譬如透過這一張 (歐洲) 相片裡(“荷蘭亞姆斯特丹櫥窗”，Color Neg. Print, 1985。wwb002.tif) 的窗櫥，可以看到店舖裡面的人，有強烈的「景深」感；相反中國 (深圳) 的窗櫥(“深圳櫥窗”，Color Neg. Print, 1984。wwb001.tif)就是帶有一種平面性的延續感覺。這些相片都是旅行時拍攝，但由一個「似曾相識」(de-ja vous)的意念貫穿。我經常探究一些特別的事情，

這一張(“深圳，Color Neg. Print，西鄉西翠映社 之二”，1984。wwb003.tif)是在深圳一處叫西鄉的地方拍攝的。我聽聞在深圳西鄉有一間影樓，樓的中央留了一個洞(天窗)，利用天然光透下，再以反光板反射來拍攝人像。於是我就決定自己去找這間影樓，但可惜所有人已急不及待的以新方法及器材拍照了。不過那個影樓的主人卻帶我到四周觀看，包括看他替人在影樓及公園為客人拍照，跟着還帶我到一個古老的碣樓、穀倉拍照。我會將純粹紀實性(Documentary)和一些藝術性的照片分開存放。這批相片並不是純粹的紀實性照片，到了今天，紀實性攝影已有多向的演繹方式，可以是純粹從人類學的角度拍攝，從中追溯文化與生活情境，不再單一從新聞報導式的演繹方式。

80年代回港後做了很多以前沒有做的東西，包括編寫自學針孔相機製相法(沒有出版)、利用太陽曬版創作另類攝影圖像(於80年代中由美國USIS贊助展出過)、以即影即有的方法創作，並獲寶麗來贊助出版我的第一本影集。80年末拍攝了一批用8吋乘10吋的相機作品。並租用一個位於堅尼地道合和中心隔鄰的地方。當時的藝術家如麥顯揚、韓偉康等都租用過那地方。這張相(“香港堅尼地道15號，現已拆的舊屋：火爐系列”，Color Neg. Contact Print，1985。wwb004.tif)有人拿著電筒在舞動。另外一張於90年頭拍的(“香港大學宿舍：拾級而下的人(一百年齡的由法國運至的螺旋樓梯)”，Color Transparency，1990。wwb005.tif)是在香港大學拍攝的，題為“man descending from the staircase”。這條螺旋樓梯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相中有一個人正在落樓梯，另外一個人就拿著燈舞動。我拍攝的照片不太講究整體的打燈技巧，常常用補光或長時間曝光以獲即興及突發的效果，tangible and intangible 的效果對我的創作來說同樣重要。

在八五、八六年間，受了保存古蹟的念頭，我拍攝了很多香港行將拆卸的房屋，包括余東旋家族在般含道及淺水灣的兩座古堡。我並非出於懷舊的原因去創作，純粹覺得在這些舊屋的建築比較特別及啟示一種過去的生活點滴。行將拆卸的建築只能靠影像存放而得以保留。位於般含道的古堡(Euston)對面為警署。當時我與學生拍攝了行將改建的電車總站(現在的時代廣場)後一同翻過牆壁潛入古堡中拍攝。學生說他們都是以這方法進入這間古堡，裏面的樓梯原有的漂亮扶手已消失，每人只得小心踏上，二樓的建設有着不錯的採光，然而我們拍攝時都感到一種不安，不可逗留的感覺，只停留了兩小時就離開了。這一幅相(“香港般含道余氏古堡，現已拆”，Color Neg. Print，1984-5。wwb006.tif)是其中一個同學在拍照，我就走到樓上往下拍攝。兩小時之內不是拍了很多照片，反而之後到淺水灣(Eucliff)那一座位於懸崖及沙灘(“淺水灣余氏古堡，現已拆”，Color Neg. Print，1984-5。wwb007.tif)時拍了很多。這次是跟當區的一些小孩子爬水渠進入的。其後我們找着該地的建築商獲准多次進入拍攝，該古堡前院為兩層樓並有多間房間及客廳，每一間客廳都有一個火爐，而每個火爐都有不同的面貌，天花也是美倫美緩的間間不同。每間房子都有頗大的洗手間，間內又有門可通到走

廊，走廊亦如是者可通往另一間房。古堡中央有一個網球場，在其後有守衛站崗的地方，然後有一處放置野獸的地方，再之後又有泳池。地下的一層，從一些記載的資料顯示，貯藏很多富歷史及藝術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聞說當時有一些士兵在這裡死掉。但我在拍攝時沒有恐懼感，只有一種無形的 *invitational* 的感覺。

1988 年對我來說是豐盛的一年，我還有就是參加了由陸恭蕙策展的 *Mobile Art Show*，我做了一部很大的針孔相機，8 呎乘 6 呎乘 4 呎的一個暗房/相機。我找了些學生給參觀者拍攝並在相機「內」幫手沖曬。我在箱的一面刺了一個針孔讓光透過而進行拍攝。這個展覽在香港四個不同的地點展出，包括屯門會堂前、旺角球場、銅鑼灣維園及中環 *Chater Garden* 等地展出，吸引無數主婦帶同小孩進入我的黑房參觀，我教她們針孔攝影的原理。參加這個展覽的人，其他的藝術家還有黃仁達、李來思、梁以瑚、*David Clarke*、陳漢標、蔡仞姿，陳志玲等等。我認為這個展覽真是非常好及難得，現在已很難再有同類型展覽，因為涉及大量人力資源，還有組織協調等問題。

1988 年末在告別大專院校的教學生涯時，接受了當時在城市當代舞蹈團工作的黃婉玲的邀請做了一個裝置展覽，名為「塑+舞=動感」，是一個揉合攝影、舞台裝置及最後一天由曹誠淵編舞(名為「光環」*Aureole*)的混合作品。展覽利用「另類」影像製作方法(*wwb011.tif / wwb012.tif*)，通過曹誠淵的學生協助而成。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創做了一批透明的雕塑。當中包括一些微型舞台、金字塔燈、會動的轉盤等。另外有一個五呎高的轉盤，有摩打，底部有光線射上來。作品主要都是捕捉了舞蹈員的身體動作。我還負責了舞蹈員的服裝設計概念，這是一次集體創作，直到今天我仍衷心感激他們造就了我一次難忘的經歷。

另外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展覽，那是 1988 年由香港大學藝術系 *David Clarke* 策劃，我和另一個 Artist 陳志玲 *Annie Chan* 一同以攝影及繪畫題目的“*Sense Of Place*”作品展，這個展覽是基於陸佑堂藝術系的一間課室「215」去做的。課室當中有一個 *Sink*，有點 *out of place* 的感覺，我們基於這個感覺獲得靈感而去創作。由這間課室出發至拍攝整個大學。這一幅(“*Annie and Vandyke Drawings – “_____”*”，*Drawing, Photo and Collage, 1988. wwb010.tif*)是 *Annie* 在繪畫，我拍了她的照片，再加上 *Collage, Painting*。整個展覽的環境是由畫與攝影去聯繫在一起。*Annie* 現身處英國，除了照顧小孩外還繼續創作。

在上述展覽開幕後一天，我加入了香港藝術中心工作，負責教育項目，直到九六年離開。當中策劃了使我記憶尤新的另類教育節目，例如暑假藝術營、攝影□生 150 年、“*Mozart Bi-centennial*”、「中東歐藝壇新貌」，中港台攝影講座，與美國大學合作、數碼藝術等大型研討會、展覽與課程等等。

我在 1994 年獲亞洲文化協會(ACC)的資助，在美國逗留了三個月並訪問了不下十個藝術館的藝術教育設計模式，及 1995 年獲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的由 Elizabeth Luce –Moore Foundation 贊助的 Women Leadership Program 資助前往美國一個月，包括在三藩市、芝加哥及紐約與藝術教育界、非政府組織的策劃人會晤等，收獲良多。

另一批是較近期的作品，是 1997 年 5 月荔園清拆前進入去拍攝的(“Lai Yeun Amusement Park Series, now demolished”，1997。wwb008.tif)。影了鬼屋、溜冰場等等。雖然你在照片中看不到人，但每張相都有人的圖像在當中，無論是真或假，嚇人的都是人。

另外一批是較早期的(“Mt. Davis’ Youth Hostel, HK”，1991。wwb009.tif)，是一九九一年時做的，與一隊攝製隊上摩星嶺拍攝，還帶備了發電機。這是因應旅遊發展局的資助去拍攝的，它們資助了幾位 Artist，包括梁家泰、高志強等人，主題叫做 “East Meets West”。他們資助了我去租用器材、買物料等。我拍了很多照片，包括找了一班朋友，穿上不同的衣服，還找化妝師替他們化妝、做髮型設計。有一個情景真的是 “East Meets West”，剛好 Annie 結婚，丈夫是外國人，我拍了一些他們的結婚照，只有一張放在這一輯作品當中。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我老師 William Larson 的老師 Aaron Siskind，他是屬於 Neo-Bauhaus 流派。Maholy Nagy 等人由德國的 Bauhaus 移師到美國之後，在 Chicago 成立了 Institute of Design。他們在那裡教書，然後放射性地影響到美國其他地區的攝影藝術發展。我可算是頗受他們多元化創作及包容不同媒介的影響。在 85 或 86 間我在 Providence 的 Brown University 探訪他，當時該大學為他舉辦一個回顧展，那此的會面在一所學校附近的小餐廳內進行，我進記得問他如何受 Franz Kline 的影響下而由寫實至抽象的轉變，那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在 92 年的 9 月我偶然在布拉格一所美資的攝影畫內與主持人談話間得悉 Aaron Siskind 在 92 年初離世，不勝唏噓。

後記：現在從事行政工作，沒有太多時間從事創作，或是有一點心要創作一些未曾嘗試的東西，創作的意境是以另一方式繼續存在。最近的一次於 2003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參與由文化博物館(沙田)策劃的「眾裏尋她」藝術展，與另外六位女性藝術家一同展出，我的作品則參照余氏古堡堡主於 1930 年代拍下的家庭照片引發一個攝影裝置展。

訪問日期：200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

訪問地點：銅鑼灣

採訪、筆錄及整理：曾慶靈

資料來源：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

《他人的故事—我們的註腳：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1990-1999)》

(Someone else's story – our footnotes,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1990-1999))

(2002年7月，香港藝術中心。) (July 2002, Hong Kong Arts Centre.)

©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4.